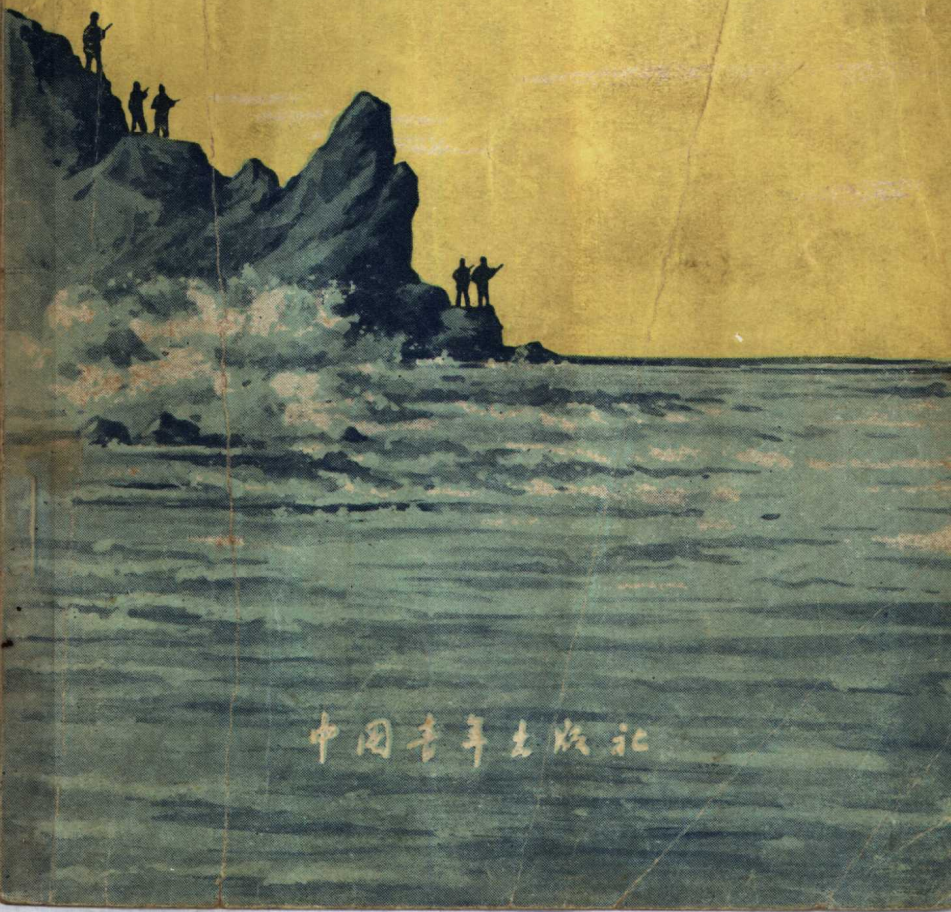


海岸綫

王嘯平 刘川著

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海岸綫

王 肅 平 刘 川 著

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一九五六年·北京

海 岸 綫

王嘯平 刘川 著

*

中 国 青 年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东四12条老君堂11号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36号

中國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華書店 总經售

*

787×1092 1/32 3印張 57,000字

1956年5月北京第1版 1956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1--8,000 定价(7)0.28元

內 容 提 要

這是一本描寫海防鬥爭的四幕七場話劇。

在朝鮮戰爭爆發後不久，蔣介石匪軍為了配合美國鬼子在朝鮮的侵略行動，就派了一股匪軍，竄擾我海防前線某地。我海防部隊在當地羣眾的支持下，經過曲折、複雜的鬥爭，終於消滅了這股匪軍，撲滅了暗藏的特務，並乘勝渡海作戰，解放了為敵人盤踞的黃山島，徹底粉碎了敵人竄擾大陸的計劃，保衛了沿海人民和平幸福的生活。

人物：

蕭 明——師長，四十歲。

周偉剛——師參謀長，四十五歲。

教導員——三十歲。

方國真——師部參謀，二十六歲。

楊 進——營長，二十五歲。

何志敏——班長，二十三歲。

徐立忠——戰士，二十四歲。

關才保——老戰士，三十五歲。

小 丁——師部通訊員，二十歲。

李家林——鄉民兵隊長，二十五歲。

營參謀

通訊員

戰士們

電話員

醫務員

張桂芳——農村少女，二十歲。

張大媽——桂芳母親，五十歲。

民兵們

婦女們

羣衆甲、乙、丙。

刘文欽——四十九歲，蔣匪軍長，匪黃山島防禦司令。

鄭繼堂——四十歲，匪師長，海匪出身。

刘友龍——三十五歲，匪師長，刘文欽的侄兒。

王 森——三十五歲，匪情報處處長。

戴維斯——中校，三十七歲，美國顧問團的“戰略專家”。

朱田長

張善仁——四十歲。地主，管制分子。

顏德風——五十餘歲，匪聯絡組組長。

顏 妻——四十餘歲。

匪突擊隊中隊長甲、乙、丙、丁。

匪小隊長

副 官

電話兵

蔣匪士兵們

第一幕

時間：一九五一年初冬，朝鮮戰爭繼續進行，中國人民志願軍和朝鮮人民軍並肩作戰的時候。

地點：我國南方海防線上，“号召”部隊的師部裏，一間休息室和值班室合用的屋子。

佈景：南方常見的中西合璧式的建築，這是當中的一間敝廳。正後方原有兩個門，現在堵塞一個，只留一個出入。中間是大窗戶，門外是走廊，看得見人來人往。走廊外就是院子，有幾株開花的菓樹。左右兩側都有通到首長室和辦公室的小門。室內陳設桌椅，簡單整潔，屋角有一架電話機和寫字枱，臨窗遠望，看得見在夕陽下閃光的大海。

開幕：下午五點鐘，辦公室的人都下班出去活動了，屋裏很安靜。台上只有作戰參謀方國真和通訊員小丁兩個人。方參謀正埋頭看着文件，但眼睛卻不時瞟着右門口，像是在等什麼人出來。小丁專心專意在門旁看畫報。

少頃，參謀長周偉剛從右門出來，他鬢角已現出花白頭髮，態度穩重嚴肅，言笑不苟。清瘦，眉目間流露着隱隱的不安和疲倦。他拿着帽子，準備出去，方參謀急忙放下文件起立。他做了一個要他坐下的手勢，然後走向外門。忽然想起什麼，又停下，轉身。

周偉剛：南德島和二大隊方面，今天還是沒有特別情況彙報？

方國真：沒有。剛才來的每日彙報上都是一個樣子：海面平靜，敵人沒有任何活動。

周偉剛：平靜，平靜……

方國真：這兩天連偵察飛機都看不見了。

周偉剛：（深思的）悶葫蘆裏賣的什麼藥？——二大隊一營長還

沒有來？

方國真：去電話催過了，就到，我正在看他的彙報。

周偉剛：來了叫他等我。

方國真：是。參謀長同志這就去接蕭師長？

周偉剛：唔。（看錶）三點鐘開出的車子，快到了。（不覺又接下去）

這次軍區能派個師首長給我們，真是解決困難不少，我一個人老挑這付重担子，（搖頭）吃不消！

方國真：可不是！部隊拉得這樣散，任務這樣重……看二大隊楊營長這個報告：敵人在張院一線的潛伏活動還是很猖狂。放謠言、打信號、祕密電台跟黃山島聯絡……

周偉剛：電台還沒有找到線索？

方國真：楊營長親自帶部隊進行了兩次夜間搜索，一點頭緒都沒有！

（周偉剛向外走，小丁攔住。）

小 丁：首長，就開晚飯，你晚飯還沒吃呢。

周偉剛：等蕭師長來一起吃。對了，搞兩瓶酒來，他能喝酒的。（下）

小 丁：是。（探問）方參謀，這新來的蕭師長像不像參謀長哪？

方國真：不大像，蕭師長這人有說有笑的，誰都願意親近他。

可有一樣跟參謀長對勁兒：工作一忙，總是忘掉吃飯。

小 丁：那不怕！咱們通訊員在邊上提着點就行。

方國真：提着點？一句半句吧，不睬你；三翻五次吧，就熊你一頓。

小 丁：怕他熊？通訊員要做好工作就不怕挨熊？

方國真：（要找什麼文件，入內室）听着電話，我就來。

（方國真進內室。小丁又翻畫報，一邊不成腔地哼着歌。一個揹背包的戰士在門口喊：“報告”，拿着介紹信進門來。這是才從後方傷愈歸隊的徐立忠，穿着嶄新的衣服鞋襪，揹着個裝得滿鼓鼓的大掛包。）

（徐立忠進來，規規矩矩地敬了個禮，再一看是小丁，馬上叫罵起來。）

徐立忠：瞧你不出啊！小丁，三天不見當起幹部來啦！乖乖！

小 丁：你還沒死呀，老油嘴？

徐立忠：還沒到共產主義呢，我死了好日子給你一個人過去？

（小丁幫徐立忠放下揹包掛包。）

徐立忠：（舒舒服服地四面一望）喝，好清靜啦！你們這兒太太平平的，跟上海差不多嘛。

小 丁：猛乍一看，是這樣兒。

徐立忠：我在上海那會就估計過了，什麼海防呀！短不了機關上班下班，部隊出操上課，老一套唄！

小 丁：猛乍一看，是這樣兒。

徐立忠：（猶有餘憾）可就是醫院裏那些人難纏！我說：部隊裏沒啥仗打了！留我在後方搞建設工作吧！他們死也不肯。

小 丁：（認真）怎麼，有了離隊思想哪？

徐立忠：（像受了侮辱）別扣大帽子好不好？我這人早就連根帶梢的交給革命了，我要離什麼隊？

小 丁：那你說要……

徐立忠：參加祖國建設是離隊？想得真出奇！咱們要幹就得轟轟烈烈地幹一場，老同志見了也光彩！蹲在屁股後頭搞那些磨磨蹭蹭的事兒，我耐不住性子。（掏出煙捲）來根煙

吧？

小 丁：不会抽。

徐立忠：不会抽也嚐嚐新嘛！这是上海出的，光榮牌，不比你們這裏的土造貨。

小 丁：你那張嘴呀，臭狗屎也能說成香的。（胡弄着抽煙）

徐立忠：（燃上煙，嚮往地）小丁，你可沒見着後方建設的熱火勁兒：好大的工廠、好長的鐵路……

（徐立忠正要吹下去，走廊上响起急促的皮鞋声，小丁匆忙地探头外望。）

小 丁：是楊营長。

（接着，楊進踉蹌進來。他是个热情的、容易激動的人，好活動，朝气勃勃。他走得滿头大汗，直往右門而去。）

小 丁：（熄掉煙）营長來啦。

楊 進：（點頭，沒細看他們。）首長等急了吧？

小 丁：首長才出去，留下話叫你等他。

楊 進：出去了？（看錶）我晚上還有事，得趕回張院呢。

（方國真由內室出。）

方國真：（迎上問楊）怎麼洋，今天有進展嗎？

楊 進：我帶着一班人，抄了兩次，連邊也沒挨着，心裏毛焦火辣的，我決定今天晚上再突擊一次。

方國真：等參謀長回來听听他的指示再說吧。

（小丁把徐立忠的介紹信送給方國真。）

方國真：（看完信）你就是徐立忠同志？

楊 進：（這時才注意到規規矩矩地站在屋角的徐立忠）啊，是你——

徐立忠：（走上來熟練地敬禮）是我回來了，連長——噯，营長同

志。

楊進：回來得好！（高興地端詳他）喝！醫院裏把你養成又白又胖的肉蛋子啦！這麼長的日子也不寫封信來，班裏同志把你想壞了。對了，這陣你們班是何志敏當班長，知道吧？

徐立忠：他？好快！

方國真：（看他那神氣）是個老同志嘛。

徐立忠：老不老的唄！走孟良崗打七十四師起，就当突擊隊。

方國真：（笑着）好，歡迎老同志歸隊。你們一共回來多少人？

徐立忠：十七個。

方國真：你們先到後頭歇會兒，吃過晚飯再說。

（徐立忠揹起背包，向方國真、楊進敬禮下場。）

（門外一陣汽車馬達聲，接着是說笑聲、腳步聲，方國真和小丁聞聲下場。）

（走廊上出現了蕭明和周偉剛。蕭明衣着樸素，个子不高；眼睛很有精神。他衣袖捲起，臉上有汗，像是剛做過吃力的事。小丁提着一個行李箱上來後，又下場。）

周偉剛：（送蕭明到門口）這裏來！這裏來！……

蕭明：（笑着）南方的山真多，山路彎彎曲曲的，汽身真不好開。

周偉剛：什麼時候學會開汽車的？開得真老練啊！

蕭明：還差得遠呢。（揩着臉）你看：上坡下坡，緊張得滿頭大汗！我至少還得給駕駛員當三年徒弟！

周偉剛：好！你歇一下，我吩咐通訊員搞房間。（下）

楊進：師長同志。

蕭明：（覺得聲音很熟）你是——（楊進走到光亮處）哦！楊進，你在这兒？來，坐下。（拉他坐下）

楊進：（坐在蕭明身旁，似乎有點拘束。）師長同志好嗎？身體可健康？

蕭明：好！好！住了兩年多城市比以前胖多了。——快發福了！楊進，離別三年，想不到我們又在这海邊碰頭了。

楊進：（感觸地）想不到，想不到。渡江的時候，我總以為把蔣介石趕下大海，革命總算差不多了，（自嘲地笑笑）當時的腦子多簡單啊！（站起來）師長同志，这海邊的形勢比渡江那陣還要複雜得多！

蕭明：是複雜！祖國海岸二万多里，沿海的島嶼，大大小小有幾千個，敵人隨時都能集中一部分優勢兵力來襲擊我們的薄弱點，隨時都準備偷偷摸摸的竄進大陸。

楊進：我們要是把部隊都派到海岸去站崗，这样分兵把守，更要上敵人的當。

蕭明：是的。（心情有點沉重）因此，我們这个機動的位置任務更重大。

（談話間斷了，蕭明走到窗邊，推開另一扇窗子，一陣晚風把棠樹的花香送進來。）

蕭明：（深吸一口氣）好香的花！快冬天了，這時候在北方就聞不到这样的花香。怎麼樣，喜欢这海邊上麼？

楊進：山連山，水連水的，才來那陣總覺得比不上沂蒙山，日子一久倒慢慢地發生感情了。

蕭明：你應該喜欢这个地方！這裏山好、水好、地好、人也

好！這裏的人骨头硬。你看見大海裏的那些海島吧？鴉片戰爭以後，那些英國人、美國人、日本人……都是從這條海岸線來侵略我們的。在這裏，他們都遇到了抵抗。

楊 進：哦！

蕭 明：後面這一帶高山上，十多年前，毛主席和朱總司令帶着紅軍在那裏打過仗……

楊 進：師長同志就是那個時候跟紅軍走的？

蕭 明：（點頭）出去那陣是跟你一樣的小伙子，回來時候，頭髮都快白了！有多少同志，一出去就不能再回來，我總算還能再看到這些山和水！

（小丁捧飯提酒上，點起燈。）

小 丁：師長同志，吃飯吧。

蕭 明：好。請參謀長來一齊吃。

（小丁準備蠟燭進屋內，蕭明叫住了他。）

蕭 明：（對楊進）你看還忘了件大事哩。（開箱，找出一封信）你的。

楊 進：（接過信）林惠明！——她怎麼碰到師長的？

蕭 明：她出國經過南京，特地來找我，說是來看老首長，其實是要我給她帶情書，這小鬼可不老實！

楊 進：（拆開信，是寫得密密的五張紙。）又是這麼長，讀一封信就等於讀一部中篇小說。

蕭 明：她在怪你呢，說你老不給她回信。

楊 進：老是那麼長，提的問題又那麼多，叫我不知道先該答覆那一段。上回來了一封六七張紙長的信，我剛要做越海作戰演習，也沒工夫看，又就心裏頭有啥緊要的事兒，

我只得叫文書找出重要的幾段給我看。

蕭明：(笑了起來)哈哈……

楊進：(讀了幾行)又是老問題！

蕭明：甚麼問題？

楊進：也可以說是有點小資產階級感情吧：要我向上級要求到朝鮮，說甚麼一對年青的愛人同在一个戰場上才是最美……(又看信)最有意义……(皺眉頭)一句詞兒幹麼要拉得這麼長，就像在讀外國的小說。乾脆的說，就是叫我老跟她在一道。

蕭明：也難怪，學堂裏出來就參加了文工隊。一進城市兩人就分開了，你可要鼓勵她在朝鮮立個國際功啊！

楊進：對。(關切地)她还是那老樣兒？气管炎还老發？

蕭明：还是那麼瘦，不过她告訴我她的气管炎經過組織療法，已經治好了。

(周偉剛上場。)

周偉剛：吃飯吧。(對楊進)你也來喝一杯，歡迎蕭師長，(自己去搬弄飯桌)忘記問了，(對蕭明)黎音同志怎麼沒有來？

蕭明：生孩子留在南京醫院裏了。

周偉剛：又添一個了，成績不錯嘛！男的女的？

蕭明：又是男的。我想要個女的，總沒有！

周偉剛：這是不能主觀主義的。男的好呀，長大了跟爸爸一樣，幹國防軍，保衛祖國嘛。

蕭明：當兵打仗這事兒，就讓我們這輩人幹完它，讓他們下一代的去當工程師、科學家、藝術家……或者當個勞動英

雄模範的。

周偉剛：說得對！來，嚐嚐你的家鄉出的四半酒……

（舉杯欲飲，方國真匆匆上，拿着一本子。）

方國真：南德島的緊急報告——

（周偉剛即放下杯子起立，眾亦离座。）

方國真：（唸本子）……下午三時左右，敵艦艇兩艘自黃山島開出，經吳村、張院及本島西南面觀音山一帶海岸，抵近觀察……並向觀音山砲擊三發……可能是敵人照例的偵察活動……

蕭明：觀音山、張院——地圖？

方國真：這邊。

（蕭明走近牆壁看壁上地圖。）

（所有的人邊看地圖邊低聲細談。少頃，周偉剛沉思地走到門一邊。）

楊進：師長同志，張院只有我一個營，現在敵人可能在那裏下手，根據這情況，是否……考慮增加些兵力？

蕭明：不對！假如東面稍微有情況就往東面增加兵力；西邊稍微有情況就往西邊增加兵力，那我們就會被動、挨打……

楊進：是。

蕭明：而且，敵人是不是搞南德島，還值得考慮：他們在那裏碰了兩個硬釘子，難道還不死心？……

（一電報員上來交給方國真一張電報後下場。）

方國真 軍區急電——

蕭明：（接過，唸）……駐台灣美國軍事顧問團的所謂兩棲戰

專家戴維斯中校，於本日上午抵匪黃山島基地，下午即乘軍艦觀察我南德島及張院一線海面……

周偉剛：美國顧問親自到黃山島來了！

蕭明：戴維斯，兩棲戰專家！——這一定不是平常的偵察活動。（對楊進）你的任務還是按作戰方案上的規定，準備防禦和增援！現在還不可能增加兵力給你；但是，你必須重視鄉裏的民兵！羣眾是一個很大的力量，你懂嗎？

楊進：懂。

蕭明：除此以外，你思想上還要做機動出擊的準備！

楊進：（意外）出擊？（興奮地）師長同志，部隊都盼望着能打黃山島，徹底、乾脆！……（有點激動地）戰士們說：“只要上級下命令，是座刀山也要攻下來！”……

蕭明：（制止他的激動）打仗光靠急躁不行！你回去待命吧！

楊進：是！（下）

蕭明：（對方國真）命令各部隊檢查戰備，各觀察哨加強海面觀察，隨時彙報情況。通知各大隊及特種兵的軍政幹部，明天上午開作戰會議。

方國真：是。

周偉剛：師長的決心是打黃山島？

蕭明：只有把敵人在沿海的跳板搞掉，我們大陸才能鞏固，光防守，那是防不勝防！

周偉剛：這是當然的。可是，你沒有看見敵人正在打算搞我們的南德島？

蕭明：據我從軍部的了解，敵人兩次在南德島碰了我們的

硬釘子回去，当然不大好受，但还不是致命伤；如果这次他們再來，我們就要給它一个更徹底、更乾脆的歼滅！那就給我們打黃山島創造了条件！走，我們到南德島看看。

（兩人拿上簞子，小丁从外面追上。）

小 丁：首長，吃過飯再去吧？

（蕭明和周偉剛向小丁擺擺手下場。門外汽車馬達聲，小丁还想追出去。）

方國真：（制止）算啦！我不早說過了，他們倆就是這點上對勁兒！

——幕 落